

无锡文史资料



第六辑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无锡文史资料

第六辑

1983.11.15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江苏省无锡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目 录

- 一、回忆五十年前无锡的学生运动……………储玉坤（ 1 ）
- 二、无锡县国民党组织概况……………孙翔凤（ 12 ）
- 三、抗战期间敌后的国民党无锡县政府……………计锡麟（ 21 ）
- 四、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蚕丝业受
 侵事略……………高景岳（ 33 ）
- 五、我和乾牲（系）丝厂……………王化南（ 61 ）
- 六、抗战前无锡的报纸……………李惕平遗著（ 71 ）
- 七、无锡圣公会普仁医院简史……………过廷桢（ 96 ）
- 八、近百年来无锡城区中医界的概况……………吴良士（ 114 ）
- 九、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的高阳先生
 ……………甘豫源、朱若溪（ 122 ）
- 十、民间音乐家——华彦钧……………蒋宪基（ 128 ）

回忆五十年前无锡的学生运动

储玉坤

(一) 引言

我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九二一——一九二七年）之后，来到号称“小上海”的无锡。在这里，我读了六年书。离开无锡后的五十年间，历尽坎坷，但到了晚年，却“苦尽甘来”。现在虽已年逾古稀，但精力充沛，仍能在工作岗位上潜心研究世界经济，为我国开创对外经济贸易的新局面出谋献策。我的心情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舒畅。我之所以能有今日，不能不感谢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落实了各项政策，尤其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使我这块过去被人污蔑为“不可雕”的“朽木”，也受到普照大地的阳光的温暖而再度萌芽。每当我作出一点微不足道的科研成绩的时候，饮水思源，总要想起我在那里度过中学时代的无锡。

十四、五岁到二十岁左右，是一个人最可宝贵的青春时期，不论是智力的开发，或是人生观的形成，同这一时期所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我常常这样思考着，如果说我这个人还有一些可用的知识和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能力，这都是我在无锡受到老师们给我传授知识，耐心教育、诱导我投入学生运动的结果。我对祖国的

热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在我受到极“左”思潮的压抑和折磨的年代里，始终没有动摇过。在“文革”十年动乱期间，我曾目睹有些善良的同志，因受折磨而悲观失望，以致含冤而死，我虽然也为他们一洒同情之泪，但是对祖国的忠诚、对党的信心，使我经得起任何严峻的考验，这不能不说是我在五十年前受到无锡学生爱国抗日运动锻炼的结果。所以，时隔五十年，对于无锡学生战斗的历程，记忆犹新，只要一想起当时的人和事，那轰轰烈烈的学生运动的画面，就会浮现在我的眼前。

无锡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为了搜集、整理无锡学生运动的史料，来信约我写一些回忆录，把当年亲身经历的情况记录下来，使今天的青年学生看了，可以从中获得教益，激励他们的爱国热忱，自觉要求继承当年学生运动的优良传统。仅此一端而言，写回忆录是很有意义的。对我个人来说，回首当年，总结一下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也是一种自我教育，对于改造自己，颇有裨益。诚如周恩来总理在生前教导我们的：“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二）无锡革命青年的摇篮 ——“三师”、“锡中”

我是五十年前无锡学生运动的直接参加者，曾亲身经历运动的各个阶段，所以体会较深，至今还觉得江苏省立第三师范可算是无锡革命青年的摇篮，它培养出一批批有阶级觉悟的爱国青年，投入学生运动的熊熊烈火中去，并对无锡学生运动向着正确的和健康的道路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我首先要对“三师”作一简短的回忆。

我是宜兴县人，生长在贫苦的农民家庭，地处偏僻，非常闭塞。当我在小学读书升入五年级的时候，摆在自己面前可供选择的出路只有两条：一条是投考不收学费还供给膳宿的第三师范；另一条是毕业后回家务农。第一次大革命后，我到无锡投考时，“三师”停办了，改名为江苏省立无锡中学，不免有些迷惘和失望，只好怀着无可奈何的心情，报考了无锡中学。但是入学不久，经过一学期的观察，觉得“三师”的优良学风和传统，仍在我们学生之中传播；加以受了大革命的影响，民主自由的思潮，尤其是学术自由的空气，非常热烈，各种组织和团体，如雨后春笋。现在回想起来，有两件事值得予以记述：

第一件事是老师王寅生，在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陈翰笙（无锡人，一八七九年生，中共党员，著名经济史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的领导下，组织高年级学生到无锡郊区进行农村经济调查，采用概括调查和抽样调查相结合的方法，研究旧中国农村经济的特点，认为旧中国的农村经济具有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和特点，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所提出的“农村复兴”的不切实际的虚假口号。记得参加农村经济调查研究活动的，有三师的校友钱俊瑞（无锡人，中共党员，著名世界经济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顾问）、薛暮桥（无锡人，中共党员，著名经济学家，现任国务院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孙冶方（无锡人，模范中共党员，著名经济学家，已故，曾任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张锡昌、秦柳方等。高年级的同学，在农村调查的实践中，尤其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阶级觉悟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回校后在同学中传播进步思想，使无锡中学的精神面貌起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件事是驱逐国家主义派校长取得胜利。大革命后无锡中学第一任校长王克仁，是一个国家主义派，带了许多国家主义派的教员来接办无锡中学，其中最著名的有胡云翼（文学家，对唐诗颇有研究，著有《唐诗选》，解放后，曾任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已故）和刘大杰（作家，解放前曾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中国文学史》，已故），在校内发展组织，公开发行人国家主义派的机关刊物《醒狮》，并在暗中极力打击校内的进步势力，因此引起两派的激烈斗争，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全校学生在进步力量的影响下，掀起了一场驱逐校长王克仁的学生活动。王克仁虽然曾企图用开除学生的高压手段来对付闹风潮的学生，但是“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只好向江苏省教育厅提出辞职，嚣张一时的国家主义派也随之消声匿迹。

（三）“九·一八”后掀起抗日爱国运动的高潮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大唱“抗日三天亡国论”胡说什么“枪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去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军，顶多三天就要亡国。”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国人民无不感到“国亡无日”，凡是不愿做亡国奴的，没有一个不是热血沸腾，誓与暴日作殊死战，“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尤其是青年学生，坚决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抗日，收回东北失地。当时作者还是一个高中二年级的学生，从一九三一年九月起，至一九三三年六月止，亲自经历了无锡青年学生抗日救国运动的全过程。现将记忆所及，写在下面，但所见所闻，仅是

一个侧面，错误难免，请读者指正。

第一阶段的活动，主要是罢课、游行、宣传，请愿。

无锡学生于九月十九日上午十时许，看到《锡报》、《国民导报》、《新无锡报》刊载有关暴日炮轰沈阳北大营的电讯，才知道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实现其侵华、亡华计划，已在我国东北开始军事行动，而我国守军却奉“命”不抵抗，将大好河山拱手送给敌人。我们看了这个新闻，好比晴天霹雳，无不震惊，争相转告，激于义愤和爱国心，大家痛不欲生，预感到国亡无日，一种强烈的“亡国恨”，使青年学生们痛哭失声。当天虽未正式宣布罢课，但都要求教师停止正常的课程内容，而改讲暴日侵略我国的形势，加深我们对敌人的认识。

第二天，无锡市各中学正式宣布罢课，并走出校门，到大街上去游行，高呼口号，对暴日无理侵略我国东北，提出严厉的抗议，并呼吁全国军民一起奋起抗日救国。同时还决定走出校门，唤起民众，向工人、农民、商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但是，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学生，对于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形势，以及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内情况和它的侵华政策，都缺乏了解，在宣传时只靠热情还是不够的。因此，要求教师，尤其是史地教师讲解中日两国的情况，以达到“知己知彼”的目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邀请南京的一位学者龚德柏来无锡讲解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即臭名远扬的所谓《田中奏折》。记得龚德柏的报告，是在省锡师的大礼堂举行的，除锡师的同学外，还有无锡县女中、私锡中、竞志女中等校的学生代表。龚德柏首先以他爱国的激情感动了全场的听众，台上台下，一片哭泣声和呜咽声。龚德柏还激昂慷慨地引用

日本前首相田中义一于一九二七年向日皇提出的机密奏折中的一段话，证明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灭亡中国，是它处心积虑由来已久的既定国策。田中早就露骨地说出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征服全世界的野心，他说，“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倘中国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亚细亚及南洋、印度等异族，必畏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的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又说：“窃明治大帝的遗策，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现皆实现。惟第三期的灭亡满蒙，以及征服中国全土，使异族之南洋及亚细亚洲全带，无不畏我、服我、仰我鼻息等大业，尚未完成……。”龚德柏引用田中的一段话，深深地印在我的心坎上，五十年来始终没有淡忘。

听完龚德柏的报告，对于日本侵略世界、灭亡中国的野心，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不但对于同学们到工农群众中去宣传抗日救国有极大的帮助，而且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收复失地的决心也益加坚强。因此有一部分同学首先提出到南京去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收复失地，甚至还有一部分同学主张对日宣传，自愿到前线去，投入抗日战争。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无锡学生二千多人终于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冒着刺骨的寒风，到南京去请愿。记得那天无锡的请愿学生在下关下火车时，阴云四合，竟下起鹅毛大雪，由于衣服单薄，尝到了饥寒交迫的滋味。国民党政府派人来同我们联系，要我们到黄浦路的“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去住宿，并说蒋介石会向我们公开表白他抗日的决心。这样，我们这一批来自无锡的请愿学生，就进入了“军校”大礼堂，等候蒋介石的露面。

这天晚上七时许，蒋介石终于出现在讲台上。他在我们

这批入世不深、天真无知的青年学生面前，摆出“民族英雄”的姿态，说什么“抗日时机尚未成熟。……”“目前毫无准备，如同日本打仗，不用三天，就会亡国。……我蒋中正决不做亡国奴，……但攘外必先安内。……”

这次到南京请愿，给无锡青年学生一个沉痛的教训，认识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统治集团在暴日侵略面前软弱无能的本质及其采取投降主义的必然性，因而对它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当时我个人思想上的变化，可以代表大多数学生的思想情况。记得我在一九三二年二月初的《国民导报》上发表一篇散文，题为《朦胧的晨光》，不仅说出了我们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激情和深沉的苦闷，而且也痛斥了国民党政府顽固地推行不抵抗政策的罪恶。其中有一段写道：“统治阶级的心已死，血已冷，利慾熏心，丧失了民族意识。任你怎样的哀求、哭诉、泣告，休想打动他们的铁石心肠。他们对外虽然懦弱无能，象耗子见了猫，可是他们对于一般手无寸铁的青年学生，却强硬得好比钢铁，连人民的爱国，也不能自由……强说你反动。轻一点，请你到天牢里去坐坐，重一点请你尝他一粒外国莲心。”“我们不能再忍耐，不能再听着铁蹄下的东北同胞哀号呻吟而无动于衷，我的心在跳跃着，我的血在沸腾，……。”当上海学生组成的“青年铁血团”北上杀敌经过无锡的时候，受到无锡广大学生的热烈欢迎。

“青年铁血团”是由上海中国公学、光华大学、大夏大学以及复旦大学等学校的爱国学生组成的，为了表示北上杀敌，不惜牺牲的决心，特别抬了一口触目惊心的棺材，棺材板上还画了许多骷髅，表示东北同胞惨死于日寇铁蹄下的不知已有多少，使人看了，即使是铁石心肠，也不能不一洒同情之泪。为了宣传鼓动，在上海北站举行了规模盛大的欢送

大会，悲壮热烈的气氛，非笔墨所能描述，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的气概。他们离开上海北站后，每到一个大站，就下车参加当地举行的欢迎、欢送大会。

在暮色苍茫中，一列载着“青年铁血团”的火车到达无锡车站，从车上走下几百个“青年铁血团”的战士，身穿义勇军制服，左臂缠着一块黑纱，上面写着“誓死抗日”四个大字，下面写着“青年铁血团”五个小字。欢迎、欢送大会的时间不长，但是激昂的演说和悲壮的表演，激动了每一个青年的心灵，使他们的心跳跃得更快，使他们的热血更加沸腾。

记得我们曾把无锡学生界抗日救亡的情况告诉“青年铁血团”，要他们放心，无锡学生一定会做他们的后盾，并将继他们之后，北上杀敌。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们曾到南京请愿，但是，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蒋介石没有派一兵一卒到东北去，反而接受了暴日的苛刻条件：亡国条约——妥协、投降、出卖我国锦绣河山、断送我们中华民族。因此我们感到，用和平的方法，请愿、乞求、哭诉、泣告，都不足以打动这个独裁者的铁石心肠。既然心已死、血已冷，只有改用强硬办法。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就是自绝于人民。所以，从现在起，再罢课，不达目的，誓不复课。同时，我们还要深入工农群众，采取联合行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反对不抵抗政策，驳斥‘三日亡国’的谬论，坚决要求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御侮，抗日自救，收回东北失地。……”

第二阶段的活动是支援十九路军英勇杀敌。

日寇兵不血刃地占领了我国东北之后，侵略气焰更加嚣

张，大军云集上海，向我挑衅，国民党政府“忍辱求全”，而日寇得寸进尺，不断发动暴行事件。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十九路军坚决拒绝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奋起英勇杀敌，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表示热烈拥护，并在精神上、物质上予以大力支援。

首先是在上海，上海人民在《申报》主持人史量才的呼吁下，“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掀起了支援十九路军的热潮。无锡学生在上海人民大力支前的影响下，也走出校门，向城区工商界宣传十九路军英勇抗敌的事迹，并向他们募捐，把收到的现款和物资汇集起来，送往前线，慰问抗敌将士。

当时无锡县学生抗日救国会的负责人朱有福，因已至高中师范科毕业的最后一学期，需要到附属小学去实习教学法，不能再担任县学生运动的领导工作，锡师学生会便选我为无锡县学生会的主席，我就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募集到的现款、罐头食品和其他日用品等送往前线。我曾在无锡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席会议上，建议组成无锡县各界赴前线慰问团，并早日成行，以鼓舞前线官兵士气。

这个慰问团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初成行，但火车开到南翔就不能再前进了。记得我们在晨光熹微中，到达南翔，一下车就遇到日机空袭，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没有高射炮还击，只好听任日机低空飞行，用机枪向我从战地撤出的难民扫射，造成很多伤亡。我们在铁路人员的劝说下，把慰问品送交当地的军事机关之后，就回返无锡。此行给我的印象是：前线军民虽在艰苦的条件下孤军奋战，但是士气高昂。只要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御侮，就能战胜日寇。这种想法反映在我写的《从前线归来》一文中。我以在前线的所见所闻，向无

锡县的青年学生汇报，目的就是想用以增强同学们对抗战必胜的信心。

三月一日，日寇又调来数万援军，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攻占浏河，威胁我坚守江湾、庙行、蕴藻浜一线的左翼，虽经我军英勇奋战，但因该线地势平坦，不易扼守，为了避免重大损失，我军不得不忍痛退守第二道防线。本来胜败乃兵家常事，退守第二道防线，也不致影响整个战局，但是蒋介石与汪精卫重新合作（蒋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任行政院院长）之后，变本加厉，推行“对内大打、对外投降”的卖国政策，对于十九路军在淞沪战场浴血杀敌，却袖手旁观，不派大军增援，反而幸灾乐祸，惟恐十九路军的实力不消耗殆尽。及至战局发生变化，蒋汪一唱一和，乘机强迫十九路军撤离上海，签订出卖民族利益的“淞沪停战协定”，丧权辱国，引起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

上述这些消息一个接一个传到了无锡，使青年学生的情绪低落。无锡县学生救国会的工作，也因此陷于停顿状态。但是痛定思痛，也能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中受到教育，在黑暗中摸索前进，找出一条正确道路来。

（四）共青团无锡支部的诞生

随着学生抗日救国运动趋于低潮，“读书救国”的老调又在社会上流行起来，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更是别有用心地发布了一道高中毕业会考的“命令”，以“不及格不得毕业”威胁学生，妄图阻挠学生参预政治活动。这对于青年学生来说，不能不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尽管周佛海想以“会考”来束缚青年学生的手脚，但学生并不因此回到死啃教科书、把救国救民置于脑后。记得一九三三年初，新的学期开始后，无锡师范高中年级掀起一股学习哲学的热潮。这个学期从宜兴中学转来一位新同学，名叫吴启璋，他同老同学潘卜年等从上海搞来了一大批进步书刊，发起和组织了“哲学研究会”，一面读书，一面组织讨论会、出版墙报，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当时锡师校长陈谷岑看到我们这些学生埋头读书，开会交流学习心得，并出墙报，也认为是优良学风，对此赞赏不止。陈校长没有阻拦我们学习哲学，吴启璋至今还感激他的开明态度。

有了革命理论的指导，才会有革命的行动。张养生和吴启璋终于在中共无锡县委的领导下，组成了共青团无锡支部，领导无锡青年学生运动。不但在锡师继续用“哲学研究会”的名义，展开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动；并领导一些同学积极参加“反会考”运动；而且还不顾当时无锡的白色恐怖，走出校门，到工农群众中去干实际革命工作，在他们的影响下使不少青年学生投入了革命的洪流。潘卜年、鲍志椿等几位同学，都是在参加革命后不久，献出了他们的青春和宝贵的生命。当我写到这里时，情不自禁地流出泪来，我们同窗六年，朝夕相处，互相帮助，共同进步，情同手足，他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浮现在我的眼前。他们的光荣献身，带给我们的不是悲伤，而是激励和鞭策。他们为了革命不惜牺牲最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这种伟大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作者附言：无锡市图书馆的陶宝庆同志在百忙中为我查阅《锡报》、《国民党导报》，并抄录有关资料，供我参考，在此表示感谢。

无锡县国民党组织概况

孙 翔 风

一、秘密时期(一九二六年七月至一九二七年三月)

一九二二年，孙中山鉴于原来的国民党组织涣散，党员已大都失去革命精神，决定进行改组，并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吸收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进入了新阶段，并逐渐在全国各地发展党员，建立组织。

“五四”运动后，无锡已有“五七”救国团等进步组织，主要从事反日活动。一九二三年冬，无锡旅沪学生王启周、许广圻、顾谷宜、陆定一、杨荫浏、孙祖基、缪斌等发起组织“锡社”。一九二四年夏，无锡另一进步团体“孤星社”，经安剑平、秦邦宪等发起并入“锡社”。“锡社”举行演讲会，邀请吴稚晖、邵力子、恽代英、肖楚女等演讲；同时创办《无锡评论》，由秦邦宪、冯耕庸执笔评述地方问题，影响很大。此外，还在城乡办暑期补习学校二十多处。“锡社”社员最多时有三百多人，大都参加了国民党，其中不少人是共产党员。我在一九二五年由许广圻介绍参加“锡社”，他还介绍我参加国民党，未完成手续即离锡去汉口。“锡社”为无锡地方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起了酝酿和启蒙的作用，为建立国民党无锡县党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但是“锡社”后期，内部渐渐分化，缪斌、王启周、孙祖基等成为国民党

的极右派，陆定一、秦邦宪等则去了苏联。许广圻是“锡社”后期的实际负责人，蒋介石反共前夕，许还和侯绍裘等一起在江苏省党部工作。缪斌在受命捕杀侯绍裘时，因和许广圻有同乡、同学之谊，叫王启周打电话将许调离省党部，他虽免一死，却从此脱离了进步的政治生活。“锡社”也于此时宣告解散。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在各地发动大规模的追悼活动，乘机发展党员，江苏省党部曾派乔沁泉（同时也是共产党员，一九二七年于堵家弄被捕后牺牲）来锡协助工作。不久，“五卅”惨案发生，全国掀起轰轰烈烈的反英运动，热血青年踊跃奋起，国民党又获得了一次发展机会。

一九二六年，无锡的国民党员已发展至四百余人，省党部认为建立县党部的时机已成熟。就派戴盆天、乔沁泉两人为指导员，于七月四日正式成立秘密时期的县党部，选出县党部执行委员九人，监察委员二人。名单及职务分配如下：

执行委员：高大成（常委）、陈明岿（组织）、吴佩祥（宣传）、徐梦影（农民）、俞伯揆（工人）、秦翔千（商人）、王亚生（妇女）、周亚魂（青年）。候补执委：过雪琴。

监察委员：严慰苍、卫质文。候补监委：谈佩贤。

以上除监委及候补执委外，都是有双重党籍的，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

县党部下设五个区党部、十四个区分部。城区为第一区党部，常委邹广恒认为城区人口密集，党员最多，呈请省党部在县党部外，另成立市党部，经省党部批准，派夏霖、唐瑞麟为指导员，于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三日成立市党部，选

出执行委员七人、监察委员一人。名单及职务分配如下：

执行委员：邹广恒（常委）、邓实孚（组织）、陈明崙（宣传）俞伯揆（工人）、秦翔千（商人）、张钰（妇女）朱绶章（调查）。候补：朱六才、吴个臣。

监察委员：卫质文。

以上除邹广恒、卫质文及候补执委外，其余也都有双重党籍。

市党部下设七个区党部，人员较复杂，如城北区党部委员杨祖钰、杨重远都极反动，后来成为反共的急先锋。

县市党部分开后，吸收党员时来者不拒，特别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日北伐军抵锡，国民党公开开展活动后，发展很快。县党部发展党员至七千余人，成立十六个区党部、八十多个区分部；市党部吸收党员五千余人，成立七个区党部、五十多个区分部。县党部设于驻驷桥四乡公所内。

二、清党时期（一九二七年四月至七月）

蒋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发动所谓“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四月十四日，无锡反动派亦追随反共。市党部常委邹广恒接受封建士绅杨翰西的资助，和杨祖钰等纠集流氓地痞，捣毁无锡县总工会，捕杀委员长秦起；同时，还捣毁县党部、县农会及《民国日报》社。一时白色恐怖笼罩全城，县党部负责人全部走避。几天后，由邹广恒、卫质文等发起召集全县党员成立“清党委员会”，委员人选名为推选，实际上是由少数人指定的。“清党委员会”下设文书、审查、调查、组织等四股，其名单如下：

- 1、文书股：卫质文、徐赤子、顾鸿志、孙筱寅。
- 2、审查股：邹广恒、杨祖钰、施织孙、吴佩祥、张彦文、